

人贵自省

■曹新旺

成龙主演过一部叫《我是谁》的电影，主人公由于头部受重创失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周围的人也因为他总是自问“我是谁”，为他取了“我是谁”这个名字。

我们通常认为，但凡脑袋没有问题的人，都该知道自己是谁，但现实中有一种人脑袋没问题，却因头脑不清醒而忘记自己是谁。有些人随着职位的提升、名气的陡增，手中的权力大了，忘记了权为谁用；利益多了不知道利为谁谋；能办些事了，不知道情为谁系。有了名气，就目无一切了，做不到古人所说的“三省吾身”，而是自我放大，自我膨胀，昏昏然、飘飘然，迷失了自我，政治上糊涂，信仰上缺失，真不知道“我是谁”了。

俗话说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。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最难得的是认清自己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有一个邹忌与徐公比美的故事，讲的就是这个理。齐威王的相国邹忌长得相貌堂堂，十分漂亮。与邹忌同住一城的徐公也一表人才，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。于是邹忌就与徐公比美了。

一天早晨，邹忌穿衣起床在镜子前



爱的传递

■王艳

已是深夜，看看身旁熟睡的小宝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不住地抚摸着小宝的头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感觉真是太愧对小家伙了。由于平时忙于工作，小家伙不到一岁我就给他断奶了，并把他送回了老家。正是这骨肉分离，使我夜夜难眠。

4月2号，小宝该打防疫针了，想想正好赶上放假，我就让妹妹把他送了过来。小家伙一看到我就扑过来，搂着我不放，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，一眼看不到我就哭，哭声中带着惊恐。

给小宝打过防疫针，想着马上又要把他送走了，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难受，

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。以前母亲身体好，都是她帮我带孩子，家里的事也不让我多操心，所以我平时并不感到很辛苦。去年母亲被检查出肺癌晚期，对我们全家人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我们兄弟姐妹更不用说。在母亲住院期间，父亲为了不让我们耽误工作，总是一个人到医院照顾母亲。母亲输完液后，父亲总要回到家亲自给母亲做饭，每天变着花样，他想让母亲多吃点，增强抵抗力。学校工作忙，我有时候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父母从来都不怪我，反而安慰我，让我干好学校的工作。父亲看我平时工作忙，没人帮我看孩子，就跟我妹妹商量让她帮我

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以前母亲身体好，都是她帮我带孩子，家里的事也不让我多操心，所以我平时并不感到很辛苦。去年母亲被检查出肺癌晚期，对我们全家人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，我们兄弟姐妹更不用说。

在母亲住院期间，父亲为了不让我们耽误工作，总是一个人到医院照顾母亲。母亲输完液后，父亲总要回到家亲自给母亲做饭，每天变着花样，他想让母亲多吃点，增强抵抗力。学校工作忙，我有时候加班到很晚才回家，父母从来都不怪我，反而安慰我，让我干好学校的工作。父亲看我平时工作忙，没人帮我看孩子，就跟我妹妹商量让她帮我

还有一个故事。

1952年的一天，诗人艾青前来拜访已88岁高龄的齐白石，还带来了一幅画，请他鉴别真伪。齐白石拿出放大镜，仔细看了看，对艾青说：“我用刚创作好的两幅画跟你换这幅，行吗？”

艾青听后，赶紧收起这幅画，笑着应道：“您就是拿20幅，我也不跟您换。”齐白石见换画无望，不禁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年轻时画画多认真呀，现在退步了。”原来，艾青带来的正是齐白石数十年前的作品。

艾青走后，齐白石一直愁眉不展。一天夜里，儿子起来上厕所，发现父亲没在卧室，正要四处寻找，却发现书房里的灯是亮着的，走进去一看，父亲正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描红。

儿子不解，便问道：“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早就享有盛名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描红，而且还描这般初级的东西？”齐白石摇了摇头，不紧不慢地回答道：“现在我的声望高，很多人说我画得好，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，我也被这些赞誉弄得飘飘然了，无形之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。直到前几天，我看自己年轻时画的一幅画，才猛然警醒，我不能再被外界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，所以还要重新认真练习，要自己管住自己。”

两个故事，一古一今，一远一近，一官员一大师，两人所表现的自我认识，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很好的现实意义。

老子说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之所以一些人分不清“我是谁”，就是犯了“富贵易使人愚，权力易使人狂”的毛病。在位上，权力大了，名气有了，美言多了，诱惑多了，一旦沉醉于此不能自拔，忘记了“我是谁”，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、警醒自我，就必定迷失自我，甚至走向绝路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朱熹说：“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，如沐浴其身以去垢。”不管你是党员干部、名人大咖，或是社会精英，作为一个正常的人，头脑中要始终清醒地知道“我是谁”，时刻保持自警自省，及时修正自己的航向，承载着事业的帆船才不至于搁浅。

带孩子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我知道，小宝现在是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逗他玩耍，因此，在他回来的这几天里，我尽可能多地陪他，多带着他出去玩。虽然平时工作很累，但是我和孩子在一起从来都不感到累，因为我知道孩子缺失的母爱是无法弥补的。我不知道孩子将来是否怨我，我只知道人生在世有得必有失。

虽然不能常常陪伴在亲人身旁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能够把精力放到更多的孩子身上，我仍然觉得很快乐。这样想着，我更应该干好本职工作，不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放心，同时也是为了让天下更多的父母放心。



■河东

绵绵的春雨、低啸的冷风，仿佛在诉说着你对人生无限的眷恋和不甘。

后天就是你的“五七”祭日，心情已逐渐平复，觉得你只是又到北京住了几天医院，手术后就会回来。闭上眼睛，你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，你根本没有离去，我的好兄弟。

我17岁刚参加工作便认识了你，你从事书画装裱工作，我在单位兼职负责书画家来周的服务接待。

狡黠如你，欺我不懂，老是用一些学生的大幅作品换我的精品小幅。

精明如你，刚买来车，只要不出差你从不会把油加满，还自作聪明地说，油本身还有自重，加满会产生新的油耗。

重情如你，每次我陪完客人，无论多忙你都会拉着我买杯甘蔗汁醒酒。

节俭如你，衣服都是穿我的旧的，春节买一件新衣都要下几次决心。

孝顺如你，虽兄妹六人，但给父亲、母亲、哥哥看病，成了你“舍我其谁”的责任，北京、上海，每一次都是你跑前跑后。

大方如你，老人看病的费用，除了兄妹六人应均摊的那一部分，你还背着家人偷偷地帮助家庭困难的兄妹，甚至于大哥炒股、二哥做生意亏的钱你都大包大揽到处借钱自己承担。你心里装的都是别人，却唯独没有自己。

勤劳如你，你总是天不亮就到城郊批发青菜。

坚强如你，病魔来袭，到腰上你吃止痛片，到肺上你喝咳特灵，长期低烧你吃安乃近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检查结果已是癌症晚期。

偏执如你，到北京治疗效果不错，可你怕租房子，怕不住院报销比例少，怕孩子去照顾你而影响工作，你坚持回老家治疗，还一直做我的工作：“设备都一样，不可能有问题的，兄弟！”

爱子如你，为了儿子的婚礼，买房、装修、婚宴、烟酒你都细之又细。得病后你还常说，儿子刚结婚就得这病，对不住儿媳。

感恩如你，你铭记父亲早年丧父的苦楚，难忘大哥教你骑车、大姐带你走出农村、二哥带你进城卖豆角，你带妹妹们抓鱼捉虾补贴家用，还有妈妈包的素饺子，这点点滴滴都成了你永远难忘的回忆。

质朴如你，我工作繁杂难以顾及家庭，你帮我接送在外地读书的孩子，照顾、看望老人，无论大雾弥漫还是数九寒天，招之即来，义无反顾。

忘不了年轻时我们一起下军棋、喝酒、吃大盘鸡，忘不了你病重时带你玉渊潭听歌、国家大剧院看戏，忘不了你死要面子不懂装懂的表情，忘不了亲人不理解时你的无奈妥协与无尽委屈。万语千言，哽咽难尽。你太累了，该好好歇歇了。